

寒
冰
著

女

记者

作家出版社

女记者

寒 冰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记者/寒冰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4. 8

ISBN 7-5063-0836-3

I. 女…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776 号

女记者

作者: 寒 冰

责任编辑: 建 国

责任校对: 祁 斌

装帧设计: 杨文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43 千

印张: 12

印数: 0001—3, 000 册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836-3/I. 827

定价: 9.2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张仲彩

我生平不善言辞，也不爱饶舌，一生没写过小说，读的小说也不多，更从未为任何小说作过序。只因曾为寒冰的海南名记作品系列、报告文学集《丈夫在天涯》，写过一篇题为《寒乃热的极致，冰为火之化身》的序，不意招来注目，于是又来唠叨一回。

“寒”者，乃是热的极致；“冰”者，实为火的精灵，火的神韵，火的化身。没有冰清玉洁之心，哪来火热焰炽之情！寒彻的冰，同热烈的火一样光明剔透，一样造就云蒸霞蔚的壮观，一样给人希望给人力量给人欢愉给人温暖给人遐想给人美感。冰上添水，竟也有如火上添油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对寒冰的风格，对寒冰的韵致，对寒冰的侠骨柔情，对寒冰这个“写作狂”，有了新层面的了解。

说到寒冰的风格和特点，要用寥寥几笔给她准确地画个像就颇不易，即使不用丹青用概念，也难。

看她对弱者一副菩萨心肠，叙述弱者遭遇是那样如泣如诉，你会觉得她心软如绵；可看她对邪恶势力的横眉冷对、疾恶如仇，你又会觉得她心硬如钢。

看她略施淡妆、珠光宝气，你能否认她脂粉气十足？可看她行侠仗义、驰骋往来，又凭什么否认这个“女中丈夫”的阳刚之气？

说她一身正气、豪气逼人，是实话；说她讲究打扮、穿戴入时，决非无凭；说她争强斗胜，有时也要点小姐脾气，也不冤枉。

说她是个事业型的女性，一年出几本书，是实话；说她作风扎实，深入里巷，深入人心，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并非信口雌黄。

譬如画像，你固然不可把她画成西施貂蝉（还不仅仅因为各有各的时代烙印、时代气息、时代标准），也不可画成名模影星（还不仅仅因为各有各的文化内涵、职业要求、修养层次），又不可画成刘胡兰、赵一曼（还不仅仅因为各有各的时代环境、年龄特点、个性内涵）。她锦心绣口，伶牙俐齿，秀外慧中，党性禅心悟性爱心都有，但不是完人；她浑身是才气侠气勇气正气浩然之气，但不是超人。寒冰是个不同于别个凡人的凡人，还是个不同于跟她一样好的女人的女人。

说到这里，该给有心给她画像者一个建议了。那么我说：你尽管刻画出她才华横溢，铁骨铮铮，保证不虚；你尽管刻画出她光彩照人，柔情缕缕，保证不假；你尽管刻画出她平平凡凡，保证不冤；你尽管刻画出她浑身上下是优点，浑身上下也有缺点，恐怕这也不算亵渎。从我读过的寒冰的许多

作品来看，其中不乏记者的敏锐，不乏作家的潇洒，不乏侠士的豪爽，不乏才女的柔情，也不乏社会活动家的睿智与博闻。不揣冒昧，我说她的特点就是作家型的女记者，或者是记者型的女作家，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至于说到如何阐述寒冰的风格，同样令我犯难。“风格即人”。而人，是这样的复杂，这样的活生生，这样的内涵丰富，企图用一些现成话来界定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风格，难免框不住、套不上、吃力不讨好。你可以说寒冰具有豪放的风格，可一斟酌，又似不仅仅是豪放；你可以说寒冰具有婉约的风格，可一推敲，又似不仅仅是婉约。其婉约细腻之处，固然足谓精雕细琢，洞见肺腑，叩人心扉；其豪放粗犷之处，却也堪称气冲霄汉，酣畅淋漓，撼人心魄；其冷静之处，足令人掩卷慨叹，作三日思；其热烈之处，足令人激情难抑，拍案而起……风格，作为内容与形式之统一，寒冰在一些作品里，可谓如泣如诉，柔肠寸断；而在另一些作品里，则是奔走呼吁，放声呐喊；还有一些作品，又令人感到竟是揪心裂肺地痛哭失声或者纵情放歌地呼啸前进了。

没有痛苦的人生，是空白的人生。从寒冰的一些作品中，我看到了她人生之旅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她在那片黑土地的泥沼中艰难地挣扎过，她在那阴森的大莽林中向苍天发问过，她在那朔风尖啸的寒夜里痛苦地呻吟过。她有着血泪浸泡过的青春，她也有着爱情死去后的悲怆……于是，我悟出她为什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寒冰”，她又为什么变成了“写作狂”，而她又为什么敢于用柔嫩的身躯去抵挡邪恶……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青年女作家寒冰，才全身心地义无

返顾、情有独钟地拥抱生活，拥抱世界，拥抱真善美，拥抱锄强扶弱、抑恶扬善、除暴安良的双刃利剑，明知自己会血染剑刃也在所不惜，在所不辞。老实说，在我近几年读过的同类题材小说中，实难想起可与匹敌者（请大作家、大文豪们恕我无意中的冒犯，我已声明在先，平生实未读过多少小说）。

《女记者》的特点在于：直面人生，无矫揉造作之弊；刻画心髓，无忸怩作态之嫌；构思情节，有酣畅淋漓之功；呼唤爱憎，有荡气回肠之力。其写实之处，显时代流徙轨迹；言情之处，明青年男女心迹；描绘之处，见“情真心秀”功力；流露之处，现侠骨柔情本色。小说在新奇曲折的情节发展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伤感，而作家又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拨去那层层伤感，用凝重而锋利的匕首，剖开层层灰暗中透出的光明，使伤感中不失坚强，黯淡中不乏希望，弘扬了人性的真善美。

我爱《女记者》，不仅因为它写了我的同行，也不仅因为它写了颇具神秘色彩的海南，还不仅因为它写了我们大家熟悉并且生生息息于其中情情恨恨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它的主要魅力在于：作家的笔端，饱蘸的不是墨水，而是血与泪，情与恨，观察与思考，痴情的期待与愤怒的控诉，热切的啼哭与欢笑；作家的笔下，刻画的不是过眼烟云，日常恩怨，而是掺合着的辛酸与甜蜜，映衬着的惨淡与辉煌，搏斗中的腐恶与青春，以及这方方面面历经交织、幻化、变换、律动而构成的画面与图景。

据我所知，作家生平最喜爱的四部外国名著是：《简爱》、

《德伯家的苔丝》、《飘》、《复活》。从这些名著中四位女主角身上，似乎不难找到我们这位青年女作家“上下求索”的身影——简爱的倔强勇敢，愤世嫉俗，敢于反抗，争取自由和男女平等；苔丝的心灵手巧，善良刚毅，为了向害她、占有她的男人复仇敢杀人，其悲剧就缘于那种顽固的贞操观念；郝思嘉的正直的真诚，娇柔豪爽，浪漫而又充满幻想，“痴”得要死，“傻”得要命，爱不得其所爱，终于落个麻木酸楚、世事皆空之感，还有她那主宰命运的决心；玛丝洛娃的善良纯朴，聪慧敏锐，疾恶如仇，当她怀着身孕、抱着幻想赶到火车站，站在雨幕中，眼望占有了她的男人悠闲自得、毫无责任地坐着火车远去时，她再也不相信什么上帝与善良和真诚……拿林雪虹与这些形象相对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女人经历过不幸、徘徊、苦闷后，大约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是沦为弱者堕落（玛丝洛娃堕落了，沦为妓女）；或者是化为强者振奋（林雪虹振奋了，走上自强不息之路）。

《女记者》中的林雪虹，与古典名著中的林黛玉、当代名著中的林道静，在性格遭际上也可谓一脉相通，爱钻牛角尖的记者，可能会发现这三个女主角都是林家妹子，而林雪虹的“雪”素来有“静玉”的雅称，岂非影射着道静与黛玉！且看林黛玉，她孤苦凄凉的身世，清高孤傲的个性，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不违心从俗的品性；且看林道静，她外刚内柔，敢于反抗，受尽继母虐待，向包办婚姻挑战，自珍自重自立自爱，为了崇高的理想，与黑暗势力顽强斗争；且看林雪虹，性格倔强，饱尝痛苦，始终富于正义感与同情心……当然，三位林家女，各有各的时代烙印与性格特征，各有各的感人动人之处。这些类比，该不至于

是对名著的亵渎吧？

在《丈夫在天涯》序言中，我曾称寒冰是“作家型记者，或记者型作家”。这话好似没个了断。其实，从职业上说，寒冰是作家型的女记者，她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采写的邢月欧惨案连续报道，为惨遭摧残的农村妇女申张正义，一炮打响，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全国各地读者为邢月欧寄来八万多元汇款，凶犯被正法后恶势力无数次给寒冰发出“碎尸万段”的恫吓与要挟，惊动了省、市委和全国妇联的领导，寒冰始终无怨无悔，《人民日报》、《新华社》、《半月谈》、中国记者等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就此作了报道和评价；从这件事看（小说中一些情节以此为蓝本，并加以生发、塑造），寒冰确是作家型的女记者。但是，从气质上看，寒冰又不愧是记者型的女作家，她以社会活动家的活跃与睿智，广泛接触和涉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层面，她的笔触经常指向新闻同行较少涉及的领域，尤其是女性与家庭的不幸、不谐、不料、不平、沦落与回头、失足与忏悔、痛苦与欢愉、兽性与人性、污秽与圣洁、脆弱与坚强、渺微与伟大……这些当地记者往往失之交臂的题材几乎成了她的专利。她总是用记者冷静的甚至是严峻的目光去审视现实，解剖生活，探索真谛，捕捉回声；她又总是用作家热切的乃至是澎湃的激情去呼唤回声，激发思考，泼墨写人生。正是记者的习性与作家的本能之结合，造就了《女记者》的深度与力度，铸成了《女记者》的魅力十足之“魂”。

寒冰真正耗费心力之作当推这部《女记者》。早在她当中学教师时，就已开始构思这个令她朝朝惊魂、夕夕惊梦的关于女性的故事。我揣测，倘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令她踏进新闻记

者的门槛,说不定这本小说的名字就会叫做《女教师》或者《女会计》、《女厂长》什么的了。说到这,我倒是为我的同行庆幸,生活让寒冰端起记者的饭碗,于是便有了这本描写我们这一行的《女记者》。

作家出版社在五六十年代出版过《林海雪原》这样的名著,建社四十年来一直以培养、扶掖青年作家为己任。现在出版这部长篇,将会造福读者。而且,随着小说主人公的足迹,我们还可领略到小说所描写的北国冰城风光与南国热岛风情,包罗了朔风、林莽、黑土地和天涯海角、阳光、沙滩、绿色之梦、蓝色之梦,如果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也许不乏赏美好奇追新探秘的观众。

第一章

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风光迷人的 A 市。六月的一天。

对于女记者林雪虹来说，这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平凡的日子。她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命运将她卷入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惨案中。

清晨的阳光，柔柔的，带着海的气息，爬过修长的椰叶，跳进了一间豪华的卧室，亲吻在林雪虹那白皙而又俊俏的脸上。一个睡美人正做着香甜的梦。

“嘀铃铃……”林雪虹床头柜上漂亮精致的小金座钟响了。她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哟，七点一刻了！”昨夜爬格子，又爬到如醉如痴的地步，搁笔时天已破晓了。“糟糕，得赶快行动！”她心里暗暗这样想，于是，手忙脚乱起来。

林雪虹不但是个称职、出色的记者，而且还是一个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她的五十万字的《女人集》，出版社三审已通

过，即将出版。

今天是星期一，作为市委机关报《江河日报》的女记者，今天是她到市妇联接待受害妇女投诉的日子。每个接待日都不轻松，电话不断，人来人往；告状信、投诉人什么的，一整天都别想闲着，有时忙得口干舌燥，晕头转向。但是能为那些在感情迷茫的泥潭中深陷而不能自拔，在痛苦婚姻的不幸中沉沦而不能振奋，在惨遭摧残的厄境中挣扎而不能伸张的女性做点什么，这是她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因为她懂得女人，理解女人，自己也是个女人，还因为她也曾饱尝了作为一个女人的艰辛和不易。所以林雪虹很珍惜这一天，总是怀着全部的热忱来度过这一天。

她跳下床，打开衣柜，选了一条布质考究、做工精细的乳白色连衣裙穿上，匆匆洗漱一下，当然不会忘记略施淡妆，然后拎起小坤包，向楼下走去。

丈夫朱利民是特区 A 市数得着的大老板，他每天的生意就是生命，这些年赚的钞票已达到了七位数，他发誓要做 A 市的首富。

他们唯一的作品是宝贝女儿雯雯，上了一所贵族学校，每月的学费七八百元，一个月回家一次。他们花钱买了女儿受上等教育，买了自己的省心和潇洒，这本来就是件两全其美的事。

丈夫和女儿不在家，今天的早餐又免了。

林雪虹走进自己家的车库，开出那辆崭新的“奔驰”车，向街心驶去。

A 市显得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改革开放的风吹来后，这

里简直就是一个喧哗而骚动的世界。整个的经济特区沸腾了。八面春潮一起卷来，外国商贾云集，谈生意，搞开发，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畅通无阻，短短几年之内，一个过去被称为“九死南荒”的流放之地，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大批的名流、精英、有志之士和花花绿绿的美女们，就像美国西部移民一般都挤到这块宝地上来了，搞开发建设、做黄金梦……

林雪虹熟练地驾驶着车。特区报社的记者确实体现了它的“特殊”，买私车之前，她就由报社送到驾驶员培训班学开车，报社的记者几乎都可以开着公车去采访。如今，她有了漂亮的私车，就不愿意开公家的旧车了。

林雪虹打开车窗，让清新的海风吹拂着自己，一头秀发随着风儿飘荡。自从住进那幢古罗马建筑似的别墅，坐上自己这辆黑色豪华的轿车，她有一种出人头地的自豪感，她感到人生的一切享受都得到了。然而，她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是惬意，还是苦涩？她说不清。难道人所索取的东西，就是物质和金钱的满足吗？

不知不觉中，车已开进了市委大院。车门轻启，林雪虹从车上走下来。

清晨阳光里的林雪虹，稳步地走着，浑身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活力和一种自然高雅的美感。她穿着夏日的长裙，显得婀娜苗条，飘动的裙纱，勾勒出她那修长而又温柔的体型。露在无袖长裙外面的两只白嫩的膀子，就像两条流淌的清泉。她的脸蛋白皙、端庄、宁静，再配上鼻梁上的白边眼镜，给人一种沉稳、聪慧、文雅之感。

林雪虹刚迈进市妇联权益部的门坎，年近四十的王素素部长，便风风火火地迎了上来。

“小林，我们正等着你呢。”王素素部长把一封信递给林雪虹：“这封信你好好看看，太不象话了。想不到在九十年代的今天，竟会发生这样惨无人道的事！”

王素素部长的表情是痛苦的，她显得义愤填膺。

“噢，什么事呀？是不是又是丈夫打妻子？”林雪虹接过信问。

“岂止是打老婆哟！简直就不是人。那坏男人当着自己侄儿和另一个男人的面强奸老婆，还叫侄儿和那个男人搞自己的老婆，他在旁边助威。尔后，又把硫酸泼在老婆的脸上，把老婆的双眼烧瞎了，整个人也给毁了。可是案发半年了，罪犯还没有抓……”王部长说到这里，眼圈有些发红，气得手在发抖，停了一会儿，她又庄重地强调说：“女人的命苦哟，这个年轻女人变成了一张鬼脸，又瞎了眼睛，今后怎么活下去呢？那几个害人凶手为什么还在逍遥法外？”王部长抹了一把眼泪：“我不说了，你先看看信吧，然后，我们商量一个主意。”

林雪虹的心不由得一阵颤栗。她急忙抽出信纸，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市妇联的领导们：

我是一个活不了多久的人了，现在躺在医院里变成了真正的活鬼。我被我的丈夫先是绑架，然后又把我拖进屋里轮奸，他叫自己的侄儿先干我，又

叫另外一个男人干我，最后他又上来干。把我搞得昏死过去，天理难容啊！然后，他们又把我绑在太师椅上，往我脸上泼硫酸，我现在两只眼睛烧烂挖掉了，鼻子、耳朵和嘴巴全烧没了……

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苍天啊！谁能给我作主呢？我的丈夫胡龙泰是一个比豺狼还凶狠的人，他的大伯当镇长，他的侄儿是派出所的人，（就是轮奸我的叫胡阿蛮的人）。我到处告，就是告不赢。他把我害成这样，还到处扬言：“谁敢管我家里的事？老子惩治老婆是应该的。有本事告去，老子就是无法无天，看谁能把我怎样？小心我杀死你们全家……”

我知道，妇联是给妇女撑腰的，所以，我叫姐姐代我写了这封信，向你们诉说我的冤苦，向你们求救。我这样做，假如让我那恶男人知道了，他会很快就整死我，也会把我娘家人给收拾了，因为他曾多次往我家房门上贴纸条：如再告状，就杀死你们的全家……。但是，我顾不得这些了，不申此冤，惨女死不瞑目！

下面我贴上两张照片，一张是我被害前的，另一张是我被毁容后的。你们看看他把我毁成什么样了。并附上一份我被害详细经过的状书。

受害人：汪日琼口诉

林雪虹又仔细看过状书，脸色煞白，嘴唇紧闭，脑袋像要炸了似的，胸里像烈火在燃烧，愤怒像一团驱赶不散的阴云压迫着她。她瞥了一眼贴在信上的照片。天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被害前的汪日琼是一个明眸皓齿标致清秀的美人，被硫酸毁容后的汪日琼是一个龇牙咧嘴万般丑陋的恶鬼。看到她被害后的样子，就是大白天也会被吓昏的。太残忍了！林雪虹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惨不忍睹”。

林雪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义愤，一改往日的斯文，猛击一下桌子说道：

“这个狗男人，还算人吗？他嚣张什么？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就是天王老子、龙子龙孙，也要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也要算他这笔帐！”

“小林，那个胡龙泰看来不是一个善主，他敢把妻子残害得那个样，气焰又是那样嚣张，说明他是一个凶残的魔鬼，案件的背景肯定也很复杂。我们要为汪日琼作主，处理这件事也要小心谨慎，这件事要向市委和上一级司法部门汇报。”王素素部长谈了自己的看法。

“部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事不能再拖了，案发半年多了，罪犯还逍遥法外，世上哪有这种事？我作为一名记者不管，良心、责任感何在？不就是为民请愿说话吗？这件事我管定了！”林雪虹那股执拗性又上来了。

“我要马上采访汪日琼，尽快在报纸上把它捅出去；不能